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三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諷誡

后嘗撰古婦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則自爲之序又著論駮漢明德馬皇后以爲不能抑退外戚令其當朝貴盛乃戒其龍馬水車此乃開其禍源而防其末事耳且誡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閑耳婦人著述無條貫不欲至尊見之愼勿言舊唐書長孫皇后傳

鴻墀謹案新唐書后葬昭陵因九嵕山以成后志帝

自著表序始末　揭陵左

臣聞理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此四者莫不皆然是以夏桀以瑤臺瓊室爲麗而不悟鳴條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玉杯爲華而不知牧野白旗之敗故當其盛也謂四海爲己力及其衰焉乃匹夫之不制當其信也謂天下爲一心及其疑焉則顧盼皆爲讎敵是知必有其德則誠結戎夷化行荒裔苟失其度則變生骨肉釁起腹心矣是以爲人主者不可忘初處殿堂則思前主之所以失朝萬國則思今己之所以貴巡府庫則思今

日之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爲己之始見名將則思其用力之初苟弗忘舊則人無易心則何患乎天下之不化故朝行之則爲堯舜暮失之則爲桀紂豈異人哉謝偃惟皇誠德賦序文苑英華

九成宮醴泉銘祕書省撿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爲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爲戒可以見魏之志也元豐類藁

太宗幸翠微宮仁師上清暑賦以諷太宗稱善賜帛五十段唐書崔仁師傳

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閑燕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辭多不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為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五百段唐書李百藥傳

鄭公此文因隨氏之鉅麗歸唐德之儉損頌而有風體了然諫錄中語也渤海公書鄭公語當知合也九成宮醴泉銘

弇州山人稿

虞伯施手帖論儒學不使一日失業恐子弟墜其家聲

且戒之使其不息也觀北堂書鈔大見功力深至[illegible]學之久不能盡此子纂雖識書學而文業衰矣故知虞氏九世文名爲儒林所歎可以爲難也虞世南別帖　廣川書跋

韋承慶爲太子司議郎儀鳳四年皇太子賢監國時太子頗近聲色戸奴等與之款洽承慶上書諫云云承慶又上諭善箴以諷太子勞而遣之册府元龜

時太子頗近聲色與戸奴等款狎承慶上書諫又嘗爲諭善箴以獻太子太子善之賜物甚厚承慶又以人之

用心多攖濁浮躁罕詣沖和之境乃著靈臺賦以廣其志辭多不載唐書韋承慶傳

后乃製外戚誡獻諸朝解釋譏誤新唐書武后傳

文苑英華天后臣軌序云想周朝之十亂爰著十章思殷室之兩臣分爲兩卷玉海

鴻墀謹案唐武后臣軌二卷與帝範並行唐志著錄而宋志不載惟鄭樵藝文畧一見之今帝範從永樂大典錄出而臣軌不存日本人刊布全本上卷列同體至忠守道公正匡諫五章下卷列誠信愼密廉潔

良將利人五章與志序俱合末稱垂拱元年撰其序
文及臣軌十章皆有注唐志云賈行注帝範則此注
疑亦賈作云　又案舊志武后尙有紫樞要錄十卷
百寮新誡五卷少陽政範三十卷青宮紀要三十卷
列藩正論三十卷維城典訓二十卷訓紀雜載十卷
王應麟云凡武后書皆元萬頃等撰則此書當亦萬
頃等作　臣軌一作臣範

天授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
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回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

恩平淸愼忠勤榮進躬親自此每新除都督刺史必以
此袍賜之唐會要
延載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繡袍以賜文武官三品已
上其袍文仍各有訓誡諸王則飾以盤龍及鹿宰相飾
以鳳池尙書飾以對雁左右衛將軍飾以對麒麟左右
武衛飾以對虎左右鷹揚衛飾以對鷹左右千牛衛飾
以對牛左右豹韜衛飾以對豹左右玉鈐衛飾以對鶻
左右監門衛飾以對獅子左右金吾衛飾以對豸文銘
皆各爲八字回文其辭曰忠貞正直崇慶榮職文昌翊

敎勲彰慶陟懿沖順彰義忠慎光廉正躬奉謙慼忠勇唐會要

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爲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彦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爲戒世云新唐書徐彦伯傳

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爲之懼門客陳振鷺獻海

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唐書崔湜傳

撰瑤山往則雒城前軌二篇獻之手製褒美詔皇太子諸王於光順門見光庭謝所以規諷意新唐書裴光庭傳

余早遊墳素晚仕流俗觀古今之人物極矣見吉凶之成敗衆矣夫貴不如賤動不如靜嘗聞其語而未信其事及身更之方覺斯言之徵矣但才非上智習以性成猶恐覩芳餌而貪生處飽肆而神化茍或靜退之心日弛則馳競之慾日增顛沛以之嗟何及矣常思列銘几杖取配韋弦刻心骨而不忘傳諷誦而無斁葢語曰明

鏡可以覽形往古可以知今是用尋往哲之遺事驗古人之得失寄彼形言存諸炯誡列之座右題其賦云劉子元思愼賦序

鼂登爲工部侍郎東宮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冊府元龜

元宗在春宮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嘗譔翼善記以進之皇太子降書嘉勞賚絹四十匹唐書褚無量傳

交鵬舉歷右拾遺元宗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風新唐書杜鴻漸傳

拜肴衡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

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衡持平之義也姚崇執秤誡序

琴者樂之和也君子撫之以和人心夫其調五音諧六律則移風易俗感舞禽獸而況於人乎故身不下堂不言而理者蓋鳴琴故也姚崇彈琴誡序

執鏡者取其明也夫內涵虛心外分朗鑒物不可以匿詐體無得以逃形是以野鹿窺而慚山雞對而舞故君子是繪是畫置之座隅蓋將照姦回之心絕險詖之路也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其理焉姚崇執鏡誡序

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辭玉以不貪爲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爲慎列前古之清潔爲將來之龜鏡原其立者俯而揖讓也跪者仰而受恭也俾左右顧盼又得謙恭之道焉姚崇辭金誡序

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夫洞徹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内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姚崇冰壺誡序

初千秋節公主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鑒錄以伸諷諫新唐書張九齡傳

元宗皇后王氏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耶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繇是久乃廢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帝亦悔 新唐書后妃傳

天寶末有密採豔色者當時號爲花鳥使呂向獻美人賦以諷之 南部新書

呂向東平人開元初上美人賦忤上時張說作相諫曰夫鬻拳爲君愛君也陛下縱不能用容可殺之乎使陛

下後代有愎諫之名而向得敢諫之直與小子爲便耳不如釋之於是承恩特拜補闕賜絲百段衣服銀章朱紱翰林待詔頻上賦頌皆主諷諫兼皇太子文章及書官至給事中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文詞學業當代莫比

竇臮述書賦注

唐李華作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

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問私仇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之於前伐叅不賞削叅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鈇鉞有鴆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誅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

佐自君弱臣强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道化爲機紐傾身禍敗者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靑史有名可爲終身之戒毋罪斯記云此記峻潔嚴健足稱名筆非後世時文語可及也華之名迹不甚大顯然此篇與弔古戰場文俱可傳誦隱居通議

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即位爲非矣鶴林玉露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山妻厭其饘藿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釵任意撩新髩鸞鏡從他畫別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魯公案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摭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生之廩旣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甯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

堅贈布絹各二十疋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棄其夫者雲谿友議

鴻按 謹案別本云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詩名心雖慕於高科身不霑於寸祿愚妻覩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嵩學買臣之婦厭棄良人云云與此小異應並存之

楊德毅同 楊志同
文 文
神有酒 神真色
敗拔箴 爲寧苟箴

鴻墀謹案呂洞賓酒色二箴左右迴環讀之各得十六句見宋人桑世昌回文類聚采入四庫全書提要謂足以備文章之一體謹依其例備錄之

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襃貶之意也夫以歌頌之作不專爲

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之誠一則有貶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辭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言螢雪叢說

議者多惑朱公叔第五興先所爲故引之作辯惑二篇以喻惑者其意亦欲將辯惑與時人爲勸懼之方辯惑二篇序次山集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洎翌日至於旬時伏念固陋懼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賓乃自陳戒於

德作箴言序

觀音寺井貞元中有李氏因左遷寓居僧院屬暑月以食餘熟羊脾懸井中逡巡雷震暴作其井終亦坍壞先令狐相從事當府因撰震井記然以羊微事曾未移時天鑒已知則人之善惡或愈於此又豈殲遺於陰報乎

桂林風土記

元和初憲宗頗出遊畋銳意用兵公綽欲因事諷諫五年十一月獻太醫箴一篇憲宗深嘉之翌日降中使獎勞之曰卿所獻之文云氣行無間隙不在大何憂朕之

深也唐書柳公綽傳

元稹元和初爲左拾遺既居諫垣事無不言卽日上疏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文王伾以猥藝待詔蒙幸太子永貞之際大撓朝政是以訓導太子宮官宜選正人乃獻教本書云云憲宗覽之甚悅册府元龜

韓退之上宰相書云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僕嘗怪貞元七年兵部侍郎陸贄知禮部貢舉退之是時及第八年四月贄拜相而退之以宰相門生連三年試於吏部

而不得何也十年十二月贊罷爲太子賓客十一年退之於正月二月三月連三上書於買耽輩不亦疏乎祇取辱耳後世之士可以爲戒嬾眞子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頌其惡云五箴序 昌黎文集

鴻猷謹案洪譜永貞元年下譜云五箴云幕中之辨謂在徐州臺中之評謂爲御史時序云余生三十有

八年卽此年也一作四十八按十八年與崔羣書云左車第二牙脫去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祭老成云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此云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落以此觀之公未四十時屢有此歎知作四十八爲誤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戒爲人臣者忌人言而蒙主聽黃氏日抄

讀韓

撰尙書二十四司箴韓愈柳宗元深賞之唐書柳仲郢傳

余素不能書同官呂文甫以此紙求字每誦韓文公五箴恨習氣不除動輒犯戒至若言箴所謂尤中吾病因書以記過且願與同志者勉之字之工拙不足道也書韓公五箴

文定集

唐太學博士李干誌河南李仲微得其碑以傳然其文自見昌黎集中惟碑少見故仲微貴之其書李翺亦可臧也志曰字子澌集無此又以柳賁爲泌與集本異者唐憲宗紀自作柳泌知李道古誌與此皆誤此誌甚畧干用丹砂受賁之術以死且以爲世戒也又敘歸登食

水銀火射竅節以出李虛中服硫黃致疽發於背李遜且死始知藥誤孟簡自以得不死藥二年卒盧坦溺出血肉李道古亦以柳泌藥死海上觀其說者自令聳懼震恐可終身守之且世亦知尊生矣其壽宜不死卒以得死雖甚暗庸不此爲也或傳退之晚歲頗嗜硫黃卒以此死白居易曰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居易言可信也立論以戒世求世必信公乃自蹈於此何哉余意以氣血既耗不得如向之時方幸扶衰救疾以冀朝夕近功不知其患已如干也可以一歎哉李干墓誌 廣川書

跋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蘇東坡稱之謂其一言為天下法以余按之有可疑者昌黎諫佛骨矣晚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干墓誌歷敘以服食敗者數人為世誡而晚年復躬蹈之白樂天有詩曰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昌黎知誡人而不知自誡也然樂天既知誚昌黎亦好言服食事嘗有詩曰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即飛其序云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為事乃知異端易惑即高明之士亦所不免也廷耀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修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修於家也及竊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鶴林玉露

柳子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則壯之葢有激也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佩韋賦序

柳河東文集

佩韋賦謂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則壯之常懼過失中

庸故作愚謂子厚所守者何節而懼其過耶黃氏日抄讀柳文

鴻墀謹案吳子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

子厚佩韋賦桑宏和而刼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謂

承桑氏也一本改桑字爲乘誤又案董斯張吹景集

妙喜爲悅禪師後身蚤歲穎悟諸方尊宿咸印可之

李商老以師卞急贈以佩韋賦後參圓悟老人始大

徹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不離爲人友

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

矣歌以爲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師友箴序　柳河東集

李赤傳感於廁鬼而死反以世爲溷以溷爲帝居清都世皆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決不爲赤者幾人耶 黄氏日抄讀柳文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子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山僧道賁使以曉諭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書柳子厚牛賦後　東坡題跋

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以文爲

戲然亦不無補於世 賓退錄

昔劉伶作酒德頌以折搢紳處士予嘗爲沈湎所困因作醉賦寄任山尹君君嗜此物亦以警之爾 醉賦序 皇甫持正集

玩物喪志志爲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昭侯委珮而去韓子辭環而歸此可爲玩物之戒 困學紀聞

余讀蒙莊書曰兵莫憯於志莫邪爲下鈌然知志 一作智

士之傷夫生也他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口者兵也蠹然知言之爲兵又慘乎志因博考前載極其兩端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之起其形渥焉繇是知吾祖之言爲急作誡以書於盤盂口兵

誡

序　劉賓客文集

張皐諫穆宗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疢作藥以攻疾不疾不用藥貞衛生之良方也古詩有之服藥求長年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坦齋通編

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遊獻續虞人箴以諷俄

轉中書舍人新唐書白居易傳

敬宗荒僻日甚遊幸無恒踈遠賢能昵比羣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進言海內憂危慮移宗社德裕身居廉鎮傾心王室遣使獻丹扆箴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踈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尙竭

誠盡忠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疏遠
猶思獻替謹獻丹扆箴六首仰塵睿鑒伏積兢惶箴詞不錄
帝手詔答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
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
累著聲績冠內廷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
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
博我以端躬納予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置之座
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以投
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睠屬何

已必當克己以副乃誠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宵衣諷坐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讜言也辨邪諷信任羣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答詔頗嘉納其心焉唐書李德裕傳

武皇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農事方殷而興土工且有縻於縣官也樵東過驪山得露臺遺基遂作賦以諷之露臺遺基賦序　孫可之集

蜀道有青城峩眉山皆隱淪所託辛亥歲有以鑄金術

于余者竊嘆劉向累世懿德爲漢儒宗其所述作根於
聖道猶愛信鴻寶幾嬰時僇況流俗之士能無惑於此
乎因作賦以正之[illegible]治[illegible]序

會昌一品集

戊辰歲仲春月戊辰夜余宿於洞庭西夢與中書令姚
公偶坐如舊相識問余曰君見僕所作口箴乎余對曰
去歲居守東周於公會孫諫議某處覩金石之刻遂莞
爾而笑曰孫子猶能記之余以仲夏月達於海曲嘗竊
思之聖哲之言上可以動天地成典謨次可以正人倫
明得失默而不言後代何述焉繫辭云不善則千里之

外違之在愼其所言而已矣豈必緘其口銘其背以矯當世哉楊子稱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張儀以舌存而支亂亦善不善之效也余感姚公之夢乃爲舌箴云

舌箴　會昌一品集

序

伏蒙又賜口箴不任感戴東都日所惠本留洛中無人檢得兼以道路艱阻二年來不曾有人至洛以此前狀諮請倍深惶悚小生舌箴更改三五字不欲兩本流傳今謹錄新本獻上舊本伏望封還如不能遠寄伏惟必賜焚卻下情切望趙總管知廣州時多此月下旬方至

此伏惟照察謹狀 李德裕與姚諫議郃書第三首

方珽之爲是書也璨已長矣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悲夫 跋栁氏訓序 放翁題跋

皮子嘗謂心爲已帝耳目爲輔相四支爲諸侯已帝苟不德則輔相叛諸侯亂古之人失天下喪家國者良由是也帝身且不德能帝天下乎能主家國乎因爲心口耳目手足箴書之於紳安不忘危愼不忘節窮不忘操貴不忘道行古人之事有如符節者其在六箴乎 六箴序

皮子文藪

高（高駢）後失政因呂用之等幻惑爲畢師鐸所害隱自錢塘著妖亂誌以非之（鑒誡錄）

西方之鳥有名共命者連腹異首而愛憎同一伺其寐得毒卉乃餌之既而藥作果皆斃吾痛其愚因爲之賦且以自警（共命鳥賦序）　司空表聖文集

廣順元年冬十月己丑朔宰臣王峻獻唐張蘊古大寶箴謝偃惟皇誡德賦二圖詔報曰朕生長軍戎勤勞南北雖用心於鈐匱且無暇於詩書世務時艱粗經閱歷前言往行未甚討尋卿有佐命立國之勳居代天調鼎

之任恒慮眇德未及古人於是采掇箴規瑯諧寡昧披
文閱理懌意怡神究爲君治國之源審修己御人之要
帝王之道盡在於茲辭翰俱高珠寶何貴再三省覽深
用愧嘉其所進圖已令於行坐處張懸所冀出入看讀
用爲鑒戒五代史周太祖紀
蜀主能文章好博覽有詩才常爲箴戒頒諸司各令刊
刻坐隅謂之頒令箴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云云今州
縣戒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云云即節箴中語景煥野人閒話

五代詩話

景達烈祖第四子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絶所好其勇於從善如此十二國春秋

楊夔有儁才與殷文圭杜荀鶴康軿夏侯淑王希羽等同爲宣州田頵上客夔知頵不足抗太祖著溺賦數百言以戒之頵不用竟至於敗夔有紀梁公對原晉亂說當世爭傳其文十二國春秋

永平二年漢州什邡縣獲銅牌上有六十二字建嗣子更名元膺字昌美符銅牌膺昌之文建以元膺年少權重命文士爲文戒之王建誡子元膺文 成都文類

徐鍇撰義門陳氏書堂記有男女長幼以屬食之辭既已授之又密令寫碑人自於末添一食字或問其故鍇曰非食無以義聚欲以此一字爲陳氏子孫之誡耳江南餘載

朕聞大舜耕歴山終受堯禪高帝起沛澤遂興漢業朕亦起自單平謬膺推戴夏不畏熱冬不避寒焦身勞思十有九載統一三韓叨居大寶二十五年身以老矣第恐後嗣縱情肆意敗亂綱紀大可憂也爰述訓要以傳諸後庶幾朝披夕覽永爲龜鑑高麗王王建訓要十首序

宋綬字公垂仁宗卽位章獻太后命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贊孝養補政治者以上遂錄唐謝偃惟皇戒德賦孝經論語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二卷開元臣僚所獻聖典三卷君臣正理論三卷上之隆平集

臣遭遇大明叨竊名器更直多暇閉門讀書見前代理亂之源覽昔賢諫諍之語念空文之未泯痛直道之難行放逐以終而辭氣不屈布在方策千古如生苟舉而行之則其道未墜因採掇古人章疏可救今時弊病者凡三篇其一以搢紳浮競風俗澆漓率多躁進之徒鮮

闕爲行之士不移舊轍漸紊彝倫臣故獻劉寶崇讓論其二以齊民頗耗像教彌興蘭若過多緇徒孔熾蠹人害政莫甚於斯臣故獻韓愈論佛骨表其三以選舉因循官常驟紊署置不已俸祿難充但蠹疲民罕聞良吏臣故獻杜佑併省官吏疏斯皆事可遵行言非迂闊亦欲使昔賢遺恨發自微臣前代遺文興於聖主者也三諫書 小畜集

序

馬周曰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

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陳子昂曰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生人之力中國之難起身死人手宗廟爲墟楊相如曰煬帝自恃其彊不憂時政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棄之吳兢曰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自是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垠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湧灼爛號呼騰蹈李珏曰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

下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論隋惡者如此容齋續筆

慈竹亦名桃枝竹唐王勃喬琳皆嘗爲賦勃云筍生枝茂天長地久萬抵爭盤千株競糾如母子之鉤帶似閨門之悌友琳謂九族睦敘孝友威儀是竹必滋五服相殘骨肉攜離是竹必衰苟自家而刑國亦觸類而增思其於摹寫諷諭固已畧備又得本朝留臺樂公此詩懲勸之旨粲然畢陳於前凡在士庶自當家傳而人誦之況公苗裔乎刻之宜矣太和樂南金所藏樂史慈竹詩　益公題跋

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穆宗知其以筆諫也柳公綽進

太醫箴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曰卿愛朕深者蓋以醫諫也柳氏世有人矣丹鉛摘錄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三終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四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忠烈

盛彥師爲宋州總管徐圓朗反彥師爲安撫大使因戰沒於賊圓朗令彥師作書誘其弟令舉城降已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被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乃有壯節不可殺也 冊府元龜

元齡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上含

怒意決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爲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槥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惙倘能憂吾國事乎新唐書房元齡傳

生司農府君諱機爲第一室端誠正志休有厥聲專對出疆艱貞復命著西征記以獻太宗嘉之南康郡王韋公先廟碑銘

序權文公集

唐人稱賓王上書諷諫武氏得罪必責其復辟廬陵之故不然何以稱諷諫何以致得罪而賓王又何以遂與敬業起兵也少室山房筆叢

中宗即位侍中敬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羣官上表中書舍人岑羲之詞也上答曰卿等表云天授之際武家封建唐家藩屏豈得並封者至如千里一房不預逆謀還依姓李無改舊恩豈非善惡區分申明逆順矣唐書武承嗣傳

鴻墀謹案帝於是降梁王以下封爵後武氏宗屬緣坐誅死及配流殆盡云

忠義傳安金藏元宗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騎將軍爵代國公詔鐫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開元二十年三月上思金藏忠烈封代國公仍於東西嶽立碑以銘其功　一云勒其名　玉海

初元宗省書廢朝問故流悼偉其心而大其節哀其沒而念其忠褒贈開府儀同三司安北大都護俾給事中倪若水乘驛弔祭命許國公蘇頲爲之文以致意焉元載

淸源公王府君

神道碑銘序

王海賓戰死青海西元宗育孤於禁中恩隆寵渥千載下爲之飲血況身受其賜者乎淸源之不爲身謀良有以也特元宗始厚而終薄始任賢而終信讒亦始治而終亂然而社稷無隕唐祚再安用舊日之部曲成光復之大功其一念誠懇夫固有入人深者矣王忠嗣碑　來齋金石刻考畧

初甯佐採訪使巡按常過平原與太守顏眞卿密揣祿山必叛至是眞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間使持書遺眞卿曰夫子爲衞君乎更無他詞眞卿得書大喜

唐書穆甯傳

祿山乃牓公令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以博平太守張獻直爲副公登時使平原司兵參軍李平乘馹奏之平至東京見封常清云吾得上旨凡四方奏事者許開函而再封之平聽焉常清遂倚帳操筆寄書於公論國家之事詞意甚切並附募捕賊逆牒數十封至平原令堅相待公從之時淸河郡寄客李華後因獻封事睿宗有勑改名爲郡人來乞師於公時華纔年二十餘皆沮云必動衆無成惟公奇之廹於衆情未闕一字許耳華乃就館操書

以達其意意者畧言淸河去逆就順以全實之貢上公之軍而承公之命時不納而疑之卽僕迴轅之後淸河必有所託系與他人與公爲西面之難無什日之期耳公及噬臍乎公覽而驚之遂排羣議獨仗其決公前後遣判官李銑及馬步軍張雲子以蠟爲彈丸以帛書表實於彈丸之內潛至靈武奏事有詔以公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又於丸內奉勅書及卽位改年赦書至平原散下諸郡宣奉焉又令前監察御史鄭昱奉赦書宣布河南江淮所在郡邑風

從不疑而王命遂通則公之力也此外餞別之文及詞客唱和之作又爲吳興集十卷今檢校國子祭酒楊昱自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除爲漢州刺史轉湖州刺史以舊府之恩乘州人之請紀公遺事刊石立去思碑於州門之外卽今都官郎中陸長源之詞也四年淮甯節度使李希烈以十四州叛襲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歸蔡州朝廷詔公爲淮甯軍宣慰使公度不得全自撰墓誌以見其心又就希烈請數人之饌希烈不知而給之自陳設之因爲文祭周曾已下爲賊所害者無不欷歔

殷亮顔魯公行狀

十四年安祿山豕突蟻動徵師矯命自薊長驅公血憤中激乃宣言曰焉有人臣忍容巨逆必當竭節龔行天討會郡中方集靜塞軍屯丁三千餘人公因之又召境內舉武藝者仍發財募義勇之士未踰旬成萬人軍於是戒嚴固守仍表其狀是時海內承平祿山竊發兩河之間未有奉章表者時祿山陷洛陽害留守李憕中丞盧奕御史蔣清以三人之首傳徇河北列郡至平原公斬其使收三人之首哭而葬之遂有表上聞初元宗每

朝以薄俗罪已及得公表大悅稱歎者久之顧謂左右
曰眞卿何如人而所爲乃得爾因就拜戸部侍郎兼領
平原又加河北採訪招討使仍賜以詔書云卿之一門
義冠千古由是公之德聲震於天下俄而寇陷京師駕
在靈武往來傳置梗圮不通公以帛書表章封於蠟丸
內俾健步宵行晝伏四遠以聞因奉詔肅宗卽位之初
遣使乘驛布於江淮王命再通繄茲是賴建中四年賊
臣李希烈阻兵淮右詔公奉使宣慰度必不全乃自爲
墓誌以見其志 令狐峘魯郡開國公顏眞卿墓誌銘 文苑英華

送眞卿於龍興寺眞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常至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唐書顏眞卿傳）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署盡偶閱臨汝石刻見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汝曹當須謂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尙可畏而仰也（容齋四筆）

右唐顏杲卿碑眞卿撰元和中舊石刓缺其甥盧佐元重書而刻之舊唐史言杲卿既殺蔣欽湊等元宗知之

加杲卿衛尉卿兼御史大夫以袁履謙爲常山太守杲卿爲司馬今以碑考之乃進兼中丞追赴京而以賈深爲司馬新史所書亦同葢舊史之謬碑又言公初被害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收其髮謁元宗俄見夢云禦捍處多兵馬少元宗哭而設祭焉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憑牀而哭忽聞聲如鞭牀者髮跳而前夫人方駭信之其事甚怪而舊史不書新史所載亦簡畧杲卿忠義之節貫金石其死宜不昧而魯公之語可信不疑故盡錄其事於此金石錄

鴻墀謹案新書杲卿傳張湊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爲祭後湊歸髮於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

集古錄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而不免惑於神仙釋老之說予觀魯公使李希烈時見危授命非深於二氏之說者不能夫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二氏之教與吾儒同也以魯公而猶謂之惑乎卽此碑石旣失復歸諒不止魯公忠義之所感召抑有神入如麻姑者狡獪於其間乎麻姑仙壇記　金石後錄

右顏魯公帖凡四行二十八字或眞或臨不能辨也第

一第二行盡處各滅一字惟公忠烈凜然千載猶有生氣況覩遺墨起敬謂宜如何按永泰二年歲在丙午公奏宰相元載抑塞人言甚於李林甫楊國忠載怒因公論祭器誣以誹謗二月乙未由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貶峽州別駕未至易吉州司馬所謂南來諸事草草正此時也先是漢州刺史崔旰陷成都蜀中大亂公貶後十九日癸丑紹興元帥兼劍南東川節度張獻誠就近討旰三月戰梓州獻誠大敗僅以身免所謂不了國事殆指斯人張眞之下闕文疑稱其字葢誠眞義相通耳

初獻誠陷安史之亂將兵守汴後拒朝義州東以降與公俱奮忠義者故公賢其人念其敗云爾此帖當是公赴吉或到官所作自丙午歲距慶元六年庚申凡四百三十五年而臨川梁世昌實寶藏之遠來求跋考唐史永泰無二年葢是歲冬至改元即稱大歷元年至三月八日公自吉移刺撫州六年書麻姑仙壇記今年三月戊寅夜山之仙都觀大火焚蕩幾盡古杉星列亦隨飛烟衆碑皆斷裂雜瓦礫中獨公壇記巋然其旁祝融回祿曲意護持如此故併記其異爲後世忠臣之勸

跋顏魯公

書謚公題跋

鴻墀謹案帖云眞卿承命南來諸事草草但賊勢尚爾奈何張眞不了國事可念可念眞卿凡二十八字

臣少與巡游巡之生平臣所悉知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寖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洽於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錄儻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邱壑骨而不朽李翰進張巡中丞傳

表

鴻墀謹案李肇國史補云張巡之守睢陽糧盡食人以至受害人亦有非之者上元二年衞縣尉李翰撰巡傳上之因請收葬睢陽將士骸骨又採從來論巡守死立節不當異議者五人之辭著於篇今考翰所撰之傳不傳而此表闡孤忠排浮議已不遺餘力韓愈書張中丞傳後不過郎翰意反覆引伸千秋定論實自翰發之洵乎挾風霜而揭日月矣

祿山之亂友人張巡客宋州巡率州人守城賊攻圍經

年食盡矢窮方陷當時薄巡者言其降賊翰乃序巡守城事迹撰張巡姚誾等傳兩卷上之肅宗方明巡之忠義士友稱之唐書李翰傳

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寗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新唐書張巡傳

唐張巡之守睢陽羯蕃方熾城孤勢蹙人困食竭以紙

布煮而食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峯預遊西蜀追騄駬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殺戮黎獻腥膻闕廷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爲時所稱謂太乙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胥井鳩翔老堞龍攫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眞忠烈之士也

四六
語

鴻墀 謹案數行內屬對奇變想見籌略如神筆鋒蹈

厲亦具有嚼齧穿齦之槩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賊鋒方熾孤城勢蹙人食竭以紙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其詞忠勇又許遠亦有祭文爲時所重所謂太乙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眞忠烈之士也劉禹錫曰此二公天寶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過一張僕射耳則巡遠之名焉得以光萬古哉侯鯖錄

右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

士皆喜爲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疏畧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太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 唐張中丞傳

集古錄

張巡許遠之守睢陽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城破遺民只四百而已每讀至此未嘗不壯其志憐其忠義而復爲睢陽之民嘆其無辜也

當時議者已謂巡遠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甯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冕李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之不亡其功也而韓愈亦云云信如此則雖失三萬口而不亡天下葢以利易害以功償過可也予觀杜牧稱甯陵之圍解劉元佐召劉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捽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元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而唐史臣謂不然曰勸兵乘

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無罪而斬其甥士心皆離不祥莫大焉杜牧以爲巡遠陷睢陽而其名傳昌全甯陵而事不得暴於世甯牧之未思耶予竊謂史臣誤矣食愛妾與斬孤甥何異不聞當時士有離心何也何史臣詳於劉昌而略於巡遠乎捫蝨新語

李翰傳況非其素志乎下有今巡死大難不睹休明惟有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爲可悲臣敢撰傳一卷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翰所作傳亦私史之類耳而輒表上之者其事

確其論公故也巡在雍邱令狐潮來攻者四移甯陵楊朝宗來攻者一入睢陽尹子奇來攻者三又圍之百餘日以寡敵衆以飢禦飽饋救不至終於以身殉國從來戰鬬之苦惡臨難之壯烈孰有過於巡者而猶欲以浮議加之嗚呼惻隱之心豈遂斷絕乎哉翰之傳所以不得不表上也 綱目分注拾遺

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之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諜問之知是萬春乃言曰向見雷萬春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與潮書

曰僕誠下材材亦天下一男子耳令遇明君聖主疇則屈腰逢豺狼犬羊今須展志云云請足下多服續命之散數加益智之丸無令病入膏肓坐親斧鑕也唐語林

時雍邱令令狐潮以書勸誘不納其書有曰宋七昆季衞九諸子昔斷金成契今乃刎頸相圖云云時劉禹錫具知宋衞耳剽所得濡毫有遺所冀多聞補其闕也唐語林

張睢陽保障之功月揭萬古獨守城食三萬人君子不能無疑昌黎辯之甚力後世談者如捫蝨新語等書猶

數數焉近閱撫青𥹞說得六合縣陰兵事爲之擊節大快千載之疑一朝冰釋而世或寡知者少室山房稿

鴻摎謹案雜說載紹興辛巳有何兼資者爲巡遠所召因舉食三萬人事以詢巡曰所食者皆已斃之人又曰吾妾見孤城危迫欲自殺以殉許奴亦以憂悸卒遂烹之以堅軍士之心云云事涉神怪而應麟信以爲然亦好奇之過矣

君諱允臧字季甯京兆長安人遷殿中侍御史眞卿表

謝肅宗批答曰卿昆秀連擢才聲並振俱守寒松之操

允執後彫之心久冒艱危大節難奪委以憲臺之長克申白簡之威厥弟之遷亦爲官擇宜相勸勉各樹能名當代榮之上柱國顏君神道碑銘

天授元年糊名考試判入高等以親累授衢州參軍與盈川令楊烱信安尉桓彥範相得甚歡又選授洛州溫縣永昌二尉每選皆判入高科侍郎蘇味道以所試示介衆曰選人中乃有如此書判嗟歎久之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吳郡陸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璩友善事具陸據所撰神道碑累贈祕書少監國子

祭酒太子少保真卿表謝肅宗批答云卿之先人德行優著學精百氏藝絕六書頻擢甲科屢升循政曳裾王府名右鄒枚載筆春宮道高徐阮旣而壽乖華髮器紆青雲業載史臣慶傳令子追存盛美褒贈崇班且旌善於義方俾揚名於有後濠州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春卿工詞翰倜儻有吏才蘇頲舉茂才偃師丞杲卿文理淸峻所居有聲太常丞攝常山太守祿山反擒其心手開土門拜衞尉卿兼中丞城陷杲卿叱詈之遂被鉤舌支解而終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眞卿表謝肅宗

批答云自羯蕃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受迫脅州
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横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當
以救兵懸絶身陷賊廷旁若無人歷數其罪手足寄於
鋒刃忠義形於顔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顔君碑　顔魯

公集

肅宗即位於靈武因與淮南節度使高適淮西節度使
來瑱等同至安州陟推瑱爲地主乃爲載書登壇誓衆
曰淮西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瑱江東節度使御史大夫
陟淮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適等銜國威命各鎭方隅糺

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無有異志有渝此盟隊命亡族皇天后土祖宗神明實鑒斯言陟等辭旨慷慨血淚俱下三軍感激莫不隕泣其後江表樹碑以紀忠烈唐書韋陟傳

乾元歲以戎車之殿朝於京師一覽吳子之文再明關公之義託於匠石勒於碑陰亦猶公穀作傳之異同韓毛解詩之先後也張謂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臣伏見代宗朝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臨終上表悉以土地兵甲籍上朝廷遣諸子隨表歸闕代宗以彰遺表宣

示百寮當時在位者聞之無不感歎李吉甫請錄用令狐通奏

令狐彰臨終手疏辭表誡子以忠孝守節表曰臣男建等性不爲非行亦近道今勑賜東都私第使他年爲臣報國下慰幽魂臨沒昏亂伏枕哀咽帝覽表嗟悼久之册府元龜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爲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既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半年竟未綴緝且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

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竟逭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尙干宸嚴請頌遺愛微臣隘弱實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旣未能絛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强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

亦婉爲報答但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旣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旣非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奏謹奏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翰苑集

梁公以武氏竊盜國命如綴旒安宗社非我而誰是用蒙大恥履大險聳節振美以持世心開高祖天下於方寸之地盜力雖盛莫之敢闘唐復爲唐翳公是賴後代昧者頗歸功於五臣殊不知五臣之功公所授也咨有以李北海所傳示予者述廬陵王廢立之際見公如生

貽諸將來可以不惑敢摅憤而讚之狄梁公立廬陵王傳讚序 呂衡州集

元和九年某月日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眞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促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

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尙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上段太尉逸事　柳河東集

丙寅歲因受謫季冬之月次於殷墟歷關龍逄墓焉昔聆其風未嘗不迴腸霣涕覩夫塋壟忘又增傷遂寫憤於言爲賦以弔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云懷忠賦序　歐陽行周集

會諸將復議興師而將卒益倨咸曰尙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行之若使復戰皆不能也希以憲誠離間度衆終不爲用嘆曰功無成矣卽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

表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不敢忘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則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奉表號哭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啟父靈抽刀自刺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死謝家國心志決烈得燕趙之古風焉唐書田布傳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也葢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邱明司馬遷筆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有幸不幸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

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爲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邱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唐田布碑集古錄

上怪度無遺表中使問之家人進其藁草其旨以未定儲貳爲憂言不及家事唐書裴度傳

會禁中檢尋舊事得穆宗時封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與紳三人所獻疏請立敬宗爲太子帝感悟興歎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由是讒言稍息唐書李紳傳

龐勛反以刃脅廷皓使爲表求節度使廷皓紿曰表聞

天子當爲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吾動眾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 新唐書溫庭皓傳

鄭畋鎮鳳翔黃巢臨長安詔京西諸道行營都統時畿內諸鎮禁軍尚數萬賊巢汙京師後眾無所歸畋承制招諭諸鎮將校皆萃岐陽畋分財以結其心與之盟誓期正王室又傳檄天下時駕在坤維音驛阻絕以爲朝廷無能復振及畋傳檄而諸藩聳動各治勤王之師巢

賊聞之懼自是賊騎不過東西當時非敢當賊之衝襃蜀危矣册府元龜

黃巢入廣州執節度使李侶隨軍至荊州令侶草表述其所懷侶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可斷表終不爲尋於江津害之北夢瑣言

逆賊朱泚僭位逼太常卿樊系爲册册成仰藥死人之失節者畏死耳系能仰藥不難死其何救於失節耶黃巢據荊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腕斷表不可爲巢怒殺之迢得死所矣餘冬序錄

司空圖朱全忠代立召爲禮部尚書不起遂卒宋次道爲河南通判時嘗於御史臺案牘中得開平中爲圖甍輟朝勅乃知雖亂亡之極禮文尚不盡廢至如表聖葢義不仕全忠者然亦不以是簡之也石林燕語

壽州劉仁贍上表乞降帝遣閤門使張保續入城慰撫翌日仁贍復令子崇讓上表請罪戊申幸壽州城北劉仁贍與將佐已下及兵士萬餘人出降帝慰勞久之恩賜有差舊五代史周世宗紀

鴻墀謹案通鑑攷異云仁贍降書葢其副使孫羽等

爲之歐陽史本傳亦言孫霸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並
引周世宗實錄詳辨其事與是書所載俱異又本傳
仁贍臥疾已亟因翻然納款葢仍沿舊誤也馬令南
唐書亦同歐史通鑑　又案通鑑云周廷構作仁贍
表降考册府元龜云甲辰僞壽州節度使劉仁贍上
表乞降丁未再差人上表是日賜仁贍詔云云差東
上閤門使張保續入城宣諭是日仁贍遣其子崇讓
上表請罪又賜詔云云是四日之間三次上表不止
如舊史所紀再上表而已疑是時仁贍疾亟不能自

主而三次表文亦未必出孫霸一人手也

予遊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故得之其詞與王溥所修周世宗實錄皆合若歐陽氏五代史所稱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爲多蓋摘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也陸游

南唐書劉仁贍傳論

南唐書載我祖忠肅公仁贍死節甚著與五代史合而

敍論乃曰乾道淳熙之間予游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故得之又曰以仁贍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於今遂絕天理之難知如此可悲也夫予閱南唐書至此喟然歎曰誤矣按忠肅公既死節諸子中有一子諱讚者周世宗錄以爲懷州刺史刺史生工曹諱希遜始來南豐葬九陂者牛頭坑工曹生昇州通判二府君諱昭葬望市嶺側冷水坑尾墳墓至今存也通判生江

樓居士及府君諱元載至予爲七世孫譜系具存然則謂之無後可乎（隱居通議）

居素獨慷慨繄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手書大字於篋笥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鍇爲文弔之以比屈原伍員（陸游南唐書廖居素傳）

方廷謂降周時令其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不爲具草廷謂愧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

降表遂遇害陸游南唐書郭廷謂傳

汪煥歙州人開國時第進士初元宗後主皆佞佛而後主尤酷信之時有二臣極諫一徙一流最後煥死諫且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寫佛書捨身為佛奴屈膝為僧禮散髮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得諫書云此敢死士也不之罪擢校書郎而言卒不用十二國春秋

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於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廟

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當日嘗於宮中治烏金爲瓦繪梵夾故事塗之以金合以成塔鄱陽姜堯章得其一版乃如來捨身相陽穀周晉仙賦長歌紀其事有云錢王本自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腳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考羅平僭號王遺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晉仙卽演其辭使聞者足戒此詩人之善於取材者已 書錢武肅王造金塗塔事　曝書亭集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浙西布衣崔善正上言李鍮謀爲不軌身死而無益於事史且微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於趾往不勝爲咎二子之謂乎

丹鉛餘錄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二十四終